

防城江的源头（外一篇）

□ 徐仁海



防城江美景。 李奇东 摄

陀螺旋出的民族乐曲

据记载,砧板陀螺起源于宋代,明朝在宫廷流行,之后逐渐流散于民间。砧板陀螺,流传于防城港市中越边境峒中镇一带村屯和附近的越南乡村,至今已有200多年历史。

峒中镇一带村屯,无论壮族人还是瑶族人,甚至侗族、京族、汉族人,除了逢年过节,将打砧板陀螺作为欣赏娱乐或技艺比赛开展,农闲时也爱自发组织打砧板陀螺。汉族人把打砧板陀螺叫“打棋乐”,壮族和瑶族人叫“独生”,虽然叫法各不相同,但打陀螺赛的玩法却几乎都是一样:双方各派出一名选手,齐拉陀螺着地,谁的陀螺旋转时间长则为胜方。胜方也叫“钉方”,而输方则叫“落方”。落方将陀螺落地拉旋,由“钉方”任意钉打、劈、砍。经过激战,如果“落方”留在地上的陀螺比“钉方”留在地上的陀螺旋转的时间长,则反败为胜。比赛时间由双方约定,时间一到,看谁坐“钉子”的次数多为最后胜出。若坐“钉子”的次数双方相等,则通过双方各派一名选手,齐拉旋转陀螺着地,以一陀定输赢。看谁旋的时间长,谁就是最后的获胜者。

在一个山风清爽的上午,我走进四面群山环抱的和平村。走进建于村道旁一处简陋的陀螺比赛场,我问身边一个正如醉如痴观看比赛的老伯,今天不是节日,也没有游客,怎么会有陀螺比赛?他笑着回答:“只要上次比赛赢了的一方一招呼,大家便会四处涌来。现如今都有手机,有摩托车,山路都铺了水泥路面,方便着呢。”行走于村寨间,看一只只承载着民族传统文化陀螺在飞速旋转,我内心充满了一股民族团结的情怀。

地处中越边境的壮族小山村——尚义村,一盏盏

太阳能路灯刷刷地雪亮。穿村而过的沿边公路旁,一个近千平米的地坪,用半米高的尼龙网圈着,只留五米宽的人口。村民踏着路灯的亮光,鱼贯而入。地坪内,一条半尺高近百米长的水泥挡土墙,被村民们当成条凳挨肩坐着。那些站着的村民,怀里皆抱了个海碗般大小的陀螺,手里握着一根方木条,半米长的小木条上,缠着小手指粗的麻绳,人人一副精神抖擞、跃跃欲试的模样。随着地坪一侧两柱高杆上的白炽灯猛然亮起,一场陀螺赛便拉开序幕。

随着“啪”的一声,被攻击的一方的陀螺便在泥地上嗡声旋转起来。而攻击方则小跑几步靠上去,蹲开马步,弓腰侧身,于瞬间凝了神屏了气,用了全身力气照准那只正在旋转得欢快的陀螺,也带着“啪”的一下脆响,狠劲掷下。准的,将旋转中的陀螺劈飞,便赢;若是掷偏的,自己先摇摇晃晃转了几圈便倒地,便输。围观的人为赢的一方鼓掌喝彩,为输的一方叹息,气氛热烈、和谐。

尚义村的陀螺赛,最初为村里的壮族所喜爱,渐渐地,瑶族、侗族等少数民族也参与进来。过去,村道泥泞,没有大的场地,更没有照明的灯光,陀螺赛只能在白天进行,分散于村中。现如今,尚义村陀螺赛有了专门的场地,配了灯光,陀螺赛的含义也得到了丰富和扩展,除了娱乐,还增添了一抹健身的意蕴。

地坪的一角隅,一位老者若有所思地凝视着前面不远处旋转的陀螺。此时,陀螺仿佛成了承载追忆一个个春夏秋冬的载体。他,在思寻哪一个春夏秋冬呢?陀螺赛仍在进行,嗡嗡的蜂鸣声,是各民族和谐的乐曲。

虽然狭窄,但江水经万千植物根系的过滤,愈发清澈,或急或缓,泻意而行,在那勤街与另一条江——发源于北基村分水坳的水尾江汇合成为那勤江。

苍绿色的白石牙山,因茶而闻名于世。那十余棵珍稀的古茶树,倚挂峭壁而生,却几百年碧绿青翠,天地灵气养育了它的幽香与回味,才让品茶人对她情有独钟。防城江源头之一的西江,就发源于白石牙山的千百条涓涓细流,她的生成尽管缓慢,然则不枯不竭,条条细流日夜不息流淌,最终汇成一条浩浩江流。

还有一条发源于扶隆殿六的小峰江,此水来自山顶上的千树万绿之下,由万千树根涵养后,先是汨汨冒出,逐渐聚少成多,当积攒够了能量,便乘着山势,奔流而下,经小峰至桂坝口,一头扎入那勤江……带着十万大山浓浓绿香的大荖江、那勤江、扶隆江,沿途不断吸纳汇合,以湍急穿越浓雾浓淡,以奔涌钻进钻出山山岭岭,再在华石缓缓汇聚成华石江。而防城江溯流而上,便是华石江。

在防城江与华石江交汇处,还有发源于崩山顶大龙沟的华石细江,发源于金顶嶂、三角灶等处的丹竹江细江,发源于那隆金顶嶂的冲敏沟等,这些不同的支流,为防城江源头注入了活水。

孕育于莽莽森林,涵养于万千树根之中,聚潺潺泉涌,汇涓涓细流,终成河成江,从十万大山深处来,百曲千弯,一路向海,这就是我们的母亲河,我们的防城江!

一条江,滋润、养育了一座因港而兴、向海图强的城市,其功何其大焉!但江河也需要善待,需要呵护。防城江源头的生态保护,沿江沿河岸线的生态修复,这是一座城市在致敬一条江啊。

流淌不息的防城江,养育过多少人?滋润了多少土地?有多少人深怀感恩之情,叫她一声母亲河?

十七岁那年,我从北仑河畔落户防城江畔,到如今,晃眼过了四十余载岁月。寒来暑往,春夏秋冬,喝的用的,皆是防城江水。甚至,于炎炎夏日和隆冬季节,我都在防城江畅泳,一任江水如儿时母亲轻柔地抚摸,那个清凉,怎么惬意了得。

对于防城江,她的源头在哪里?虽然我年轻时也无数次探问过、考究过,但终归未曾实地探寻和触摸。去年的春夏之交,为了写一组十万大山的生态散文,我深入十万大山南麓腹地进行采访。经过一番行走探访,原来防城江的源头在十万大山南麓!

延绵的群山之中,扶隆绿荫如盖,盘旋上升,站在海拔891米高的隘顶,极目处,山峦蜿蜒起伏,而眼下,南面是防城区,北面是上思县。南与北,苍老的水源林将绿色尽情延展,就连迎面吹拂的风,都带着淡淡的绿香。在隘脚处停车,走了一段绿树遮蔽的人工栈道,随着蛙鸣和鸟声,终于来到谷底。满眼苍苍绿绿之中,一练飞流,似从天而降,飘着刺目的白,直流而下,坠落峡谷的底部,以滴水穿石之功,历经千百年,在谷底平缓处形成一个百米见方的深潭。潭水碧绿,深不见底。据当地的老人说,即便是秋冬季节,飞流亦细水长淌,极少断流。流水顺着山势而下,成涑成溪,这就是防城江的源头之一。

细究防城江源头,还有不少“小江小河”,其中叫得出名字的就有同在扶隆隘的另一条江大垌江。此江也是发源于密林中的峡谷,谷底处一个个由小到大的水潭顺山势往下星散着,连通着,最终成江。水潭不深,可见鱼游浅底,水潭周边,水草、灌木葱茏。大垌江

初中时,一个冬天的周日,父亲蹬自行车送我去县城参加作文比赛。我裹在厚厚的棉袄里,贴着父亲温暖的背。那时的公路总是上坡下坡,上陡坡时,人们一般会下车推着车步行,因为蹬车上坡实在费劲。但是那一天遇到陡坡,父亲没让我下车。我知道,父亲不让我下车步行,不仅是我能在他肩膀下躲避寒风,还希望我把气力都留到赛场上。

因为父亲肩膀的庇护,从家到赛场的几公里,凛冽的寒风只是擦着我的帽檐掠过。还好,那次比赛我拿了一等奖,没有辜负他宽阔的肩膀和冻得通红的双手。

从记事起,父母就是家乡最偏远乡镇的小学教师,他们一天从早到晚忙得脚不沾地。父亲常常带着小学高年级的哥哥姐姐排练文艺节目。除了排练,他做得最多的是挎着手风琴为各种演出伴奏。他挎着手风琴的双肩,右肩膀高于左肩,他拉动手风琴的时候,双肩会向两侧耸动。

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这就是我心中音乐老师的形象。

也许是耳濡目染,我竟有了一些乐趣。小学时每年六一儿童节,都要进行合唱比赛。二年级又临近儿童节比赛时,父亲提出要教我作合唱指挥。他端起双肩,展开双臂,反复示范。他把珍藏多年的指挥棒交给了我。那根指挥棒,其实是一根废旧的收音机天线。比赛开始,我右手一甩,收进底端的各节天线被甩出来,天线立刻伸长、定格,成为一根指挥棒。在人们没怎么见过外面世界的20世纪80年代,这可是相当拉风的玩意儿。那时,我脑子里便是父亲微微耸起的肩膀。每一次从拘谨到奔放的指挥,都如同父亲的肩

膀附在我稚嫩的双肩。尽管父亲只教了我四二拍和简单的技巧,但我仍在全学区的合唱活动中一战成名。一直到初中毕业,我垄断了所有参加过的合唱比赛的指挥第一名。

应该是三四岁的时候,我第一次目睹父亲写美术字。那时进入我们乡的路口竖着两根方形的柱子,就像一个大门。父亲把梯子搭在柱子上,提着装红色颜料的桶,往梯子上爬。他在梯子上似乎有些吃力,不仅双脚蹬着梯子,双手也得跟着使劲,肩膀也随着往上一耸。他用排笔蘸着颜料在柱子上写字。我忘了玩耍,还头盯着父亲每一个动作,心想,天底下还有这么漂亮的字。因为是印刷体美术字,讲究横平竖直,他的肩膀必须端得很平。两边柱子的词儿,我记不全了,只记得一边柱子上写的是“同心同德”。这之后的很多时光,这个场景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。

小学二年级时,我按捺不住这种好奇,开始在方格本上写我自创的美术字。这种对美术字的迷恋一直贯穿我的初中、高中和大学生涯。尤其是大学四年,我设计了数不清的变体美术字,并让它们出现在五花八门的板报手抄报。在还没有电脑打印大字年代,我用排笔写的一米见方的宋体字“人民教师,无上光荣”,甚至被依样制成铁皮字,挂在我念的大学进校大道的两侧。我所念的大学六十周年校庆的时候,校园里到处是我写的美术字。我先用排笔在废报纸上写出字形,学校党委宣传部再组织同学依样用白纸剪出字体,再用别针钉在红色横幅上。那应该是手写手绘美术字时代的极致。

那时候,家乡即将迎来一件大事。当地政府要为这次事件做宣传,就找有

些绘画功底父亲画宣传画。每天工作时,父亲把我摆在他画桌的一角,他则拿着画笔,蘸着广告颜料,照着手册绘画。因为是漫画,画上的人物比较夸张,但极大地激发了我的绘画兴趣。从那以后,我常在图画本上照着一些简单的图画绘画。我展出的第一幅画作很简单,画的是一只熊猫,简单得只有轮廓和黑白两色。

2018年,我刚跨上人生的一个大台阶,父亲竟猝然离开了人世。整理遗物时,我们发现了一幅素描。画的是一个小姑娘,坐在小木箱上,两只羊角辫,两只大大亮亮的眼睛。我很少见到素描能把眼睛画得那么亮,那一定是画画的人,对绘画的对象有着深深的爱。大姐说,这是她小时候,父亲专门为她画的画像,为这,她在小木箱上安静地坐了两小时。

这是他留给我们唯一的画。其实我还见过他画的梅花和喜鹊,打底的是蓝墨水,颜料是一般的广告色,纸张是一般商店就能买到的白纸,他就是这样因陋就简地作画。

我绘画的理想,随着岁月的流逝,无可挽回地远去了。偶尔忆起,还会记得我着迷地打着父亲的笔尖,和笔尖下魔术般的画面,我时时抬起头,看一看父亲因手拿画笔而耸起的肩。

父亲担任小学校长,学校的钢板和蜡纸就放在家里,每到段考期考前,他都会连续几个晚上趴在桌上刻试卷。我常常在睡梦中醒来,还听见吱吱嘎嘎的声音,那是铁笔隔着蜡纸在钢板上划动的声响。在昏暗的灯光下,他的肩膀沉默而有力量。

那些日子,我喜欢从书刊上收集一些材料,比如短诗、谚语、小故事,我精心

设计插图、标题和版面,一丝不苟地把它刻到蜡纸上。然后把蜡纸蒙在白纸上,和妹妹一道,印制自己的“报纸”。多年之后,我就读的大学经常有板报、手抄报比赛,我把自小积累的本领认真发挥出来。那些年,我垄断了所有参加的板报、手抄报比赛的一等奖,尽管对手有艺术生。

从初中开始到高中毕业,大概前后有六年时间,我脑子里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念头,我用晚自习试着推敲格律,或者写小小说,这些事极大地消耗了我的时间,我的学习成绩一直达不到父亲的期望。高三时,父亲到学校参加家长会,结束时,天空飘起了雨,父亲撑着伞,和我一起走出教室。雨滴敲在伞面,发出沉闷的声音。他把伞向我一侧倾斜,除了飞溅的水雾,我几乎没有淋一滴雨。他的右肩,衣服被雨水淋湿后的颜色一点一点深下去,可他似乎完全没有察觉。他默默走着,我挨着他,不敢出声。我知道他的失望像他淋湿的肩膀颜色在不断加深。

父亲那天穿的中山装,被我带到了大学,有时穿着它走在校园里,会涌起挥之不去的羞愧感。

现在回想,那些年月,父亲的肩膀一定经常酸痛,因为他双肩的中间,有一个凸起的肉球,据说是吃过极大的苦,下过很大力气的人才会有这样的凸起。从记事起,父亲常跟我们讲述他如何放弃祖屋,到县城求学;讲述他在县文工团的时候,到很远的地方演出,在野外过夜,有时还得淋雨;讲述因为遭遇变故,他和母亲背着两岁的大姐,踏上前往桂滇边界新岗位的漫漫长路。当然,还有很多经历他来不及告诉我们。

父亲的肩膀

□ 田高松(壮族)